

漢語語氣詞的謂語功能

鄧思穎

香港中文大學

提要

漢語大多數的語氣詞都來自謂詞，具備謂語的功能，可以跟小句形成主謂關係，構成了主謂結構。主謂結構要求主語在前，謂語在後，呈現了語氣詞的句末現象。至於非謂語氣詞，特徵不一，或有一定的靈活性，或欠缺形成根句的能力。本文通過語氣詞的謂語功能，探討語氣詞的語法問題。

關鍵詞

語氣詞，主謂結構，虛化，套置現象，詞序

1. 漢語語氣詞的詞序問題

語氣詞（或稱“句末助詞”）如(1)的“嗎”和(2)的“吧”，是漢語語法的特點，成為語法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了解漢語面貌的一個窗口。

- (1) 他看書嗎？
- (2) 他看書吧。

在生成語法學的文獻裏，語氣詞一般被分析為位於句子最高層次的功能詞，如作為標句詞短語（CP）的中心語（Lee 1986，湯廷池 1989，Cheng 1991等），甚至認為語氣詞是在標句詞短語之上的層次（鄧思穎 2010）。假如中心語居前的詞序具有普遍性（Kayne 1994），而漢語基本上是中心語居前的語言

(Huang 1982)，為什麼作為中心語的語氣詞卻出現在句末？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從漢語語氣詞的謂語功能出發，探討語氣詞的語法問題。

2. 具有謂語功能的語氣詞

朱德熙 (1982) 介紹了“了、呢、來著、嗎、吧、啊、嘸、欸、嚟”，這幾個語氣詞也是漢語語法學文獻常討論的例子，我們就以此作為討論的基礎。¹

這九個語氣詞當中，從歷時來源的角度來講，有些跟謂語相關，包括“了、呢、來著、嗎、吧、啊、嚟”。(3)的“了”明顯來自動詞“了”，爭議不大(太田辰夫 1987，曹廣順 1995等)。(4)的“來著”來自動詞“來”，也應該是定論(太田辰夫 1987等)，表示事件曾經發生過(曹廣順 1995)。即使“來著”的用法可能受滿語的影響(陳前瑞 2008)，但仍無損“來著”與動詞“來”的密切關係。

(3) 下雨了。

(4) 下雨來著。

“嗎”來源自“無”(如(5))，後來寫作“磨、摩、麼”，到清代才寫作“嗎”(太田辰夫 1987)。“無”的性質跟“有”一樣，都是謂詞。

(5) 秦川得及此間無？(李白詩)

至於(6)的“嚟”，常跟“啊”連用成為(7)的“嘛”(胡明揚 1987: 90)。“嚟／嘛”和“嗎”的分布有互補現象，前者不表示疑問語氣，後者則相反，甚至“有人不加分別，一概寫作‘嗎’”(呂叔湘主編 1984: 338)，它們可謂沒有區別(左思民 2009: 360)，有相同的功能，都表示程度(鄧思穎 2010)。我們不妨假定“嚟”本來就來自“嗎”，沿著“無”這條綫演變過來。

(6) 我說今天是星期三嚟！(朱德熙 1982: 213)

(7) 公事公辦嘛！(胡明揚 1987: 90)

¹ 文獻也有把句末的“的”當成是語氣詞(丁聲樹等 1961等)。不過，在本文“的”不被分析為語氣詞，“的”可組成“‘的’字結構”(朱德熙 1982)，或分析為後綴，作為定語標記，後頭省略了一個名詞中心語(Tang 2011)。

(2)的“吧”在清代以前寫作“罷”(如(8)),並明確指出“罷”原來是“述語性”,可以分析為所謂“準句末助詞”(太田辰夫 1987: 338-339),可表示罷休之意(馮春田 2000)。

(8) 你將妻子休了罷!(《快嘴李翠蓮記》)

至於“呢”的來源,文獻有不同的看法。綜合學者的意見,我們可以假定表示疑問的“呢”來自“嚮”(太田辰夫 1987)。²“嚮”本為“指物貌”(《廣韻》),所謂“指物貌”,孫錫信(1999: 63-64)認為是指“說話人在發出‘嚮’這個音時配合以某種身勢以表示某種情況或某種態度”,意為“這麼個樣子”。³如果用在名詞短語之後,表示“怎麼樣”的意思,如(9)。至於非疑問的“呢”,跟(10)的“在裏”(呂叔湘 1984)或(11)的“裏/里”(太田辰夫 1987)有關。句末的“裏/里”表示“某個處所中動作、狀態的存在”(太田辰夫 1987: 350),跟疑問用法的“嚮”差不多,也是指向前面小句所表示的動作、狀態。我們甚至認為這種用法跟當代的“這樣子”(如(12))和流行用語、網絡用語“醬子”(如(13))非常相似,⁴都指向“睡著了”這個狀態(Tang 2015)。

(9) 不落意此人嚮。(《祖堂集》)

(10) 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卻,忒早在裏。(《上蔡語錄》)

(11) 幸有光嚴童子里。(《維摩變文》)

(12) 醫生也說我大概六分鐘就睡著了這樣子。

(13) 最後哭累了就睡著了醬子。

至於“啊”,本源不容易考究,應有多個來源,其中一個是(14)的“好”,表示感嘆或祈使的語氣(孫錫信 1999)。假若“啊”來源自“好”,“啊”應有一個謂詞的源頭。

(14) 問:如何是客中主?師云:識取好。(《祖堂集》)

綜觀上述幾個語氣詞,從詞類的角度來考慮,“了、來著、嗎、吧、嚮、啊”來源自謂詞,而“呢”則來自體詞。從語法功能的角度來考慮,這些語氣

² “嚮”可能有更早的源頭,來自“爾”(王力 1980,江藍生 1986,太田辰夫 1987等)。

³ “嚮”也有獨用的情況,往往“帶有指示的意思”(曹廣順 1995: 156)。

⁴ 例子(12)和(13)都來自互聯網。

詞原本都擔當謂語的角色，“小句+語氣詞”可以分析為主謂結構，即語氣詞是謂語，作用是陳述前面的小句。例如“了”陳述前面的小句，小句所表示的事件完成了；“來著”的“來”表示事件曾經發生過；來源自“罷”的“吧”，仍可表示罷休的意思；來源自“無”的“嗎”，表示有沒有的意思，引導出疑問的語氣；又如來源自形容詞“好”的“啊”，判斷作用引導出感嘆的語氣。至於來源自體詞的“呢”，本來是“嚮”或“裏／里”，用來表示前面小句的存在，陳述小句所表達的動作或狀態。如果我們的推測是正確的話，“小句+語氣詞”的語氣詞，本來就是謂語，跟前面的小句構成主謂關係，“小句+語氣詞”所形成的格局構成了主謂結構。

3. 多音節語氣詞

除了上述提及的“來著”以外，文獻的焦點多集中在單音節語氣詞。張斌主編（2010）羅列了數個多音節語氣詞，包括雙音節的“也好、也罷、似的、的話、著呢、便了、罷了、而已”（如(15)的“也好”）和三音節的“就是了”（如(16)）。除了這九個多音節語氣詞以外，李思旭（2011）還介紹了“不成”（如(17)）和幾個“X了”的語氣詞，如“好了、算了、行了、得了”等。

(15) 說說也好，免得以後誤會。（張斌主編 2010: 250）

(16) 我一定辦到，你放心就是了。（《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

(17) 難道我怕你不成？（李思旭 2011: 199）

這些多音節語氣詞，除了“的話”是體詞，不能當作謂語以外，其他幾個都由謂詞組成，可以充當謂語，例如“罷、算、行、得、是、似、著、便”是動詞，“好”是形容詞，“而已”的“已”在古漢語是動詞。由這些語氣詞所組成的“小句+語氣詞”格局，也可跟小句形成主謂關係，如(15)的“也好”陳述“說說”，“說說”作為“也好”的主語。

多音節語氣詞的形成值得我們注意，它們產生的年代相對較晚。太田辰夫（1987: 362）把多音節語氣詞分析為“準句末助詞”，認為表示強調的“才好”等在元代產生，表示限制的“就是（了）”等的產生年代稍晚，“有些陳述的功能還不能說完全消失了”。彭伶俐（2005）甚至認為到了老舍、冰心的作品才找到“好了”虛化為語氣詞的用例。孫錫信（1999）把這種多音節語氣詞稱為“語氣短語詞”，認為它們形式上表現為短語，功用上卻相當於一個詞。這些多音節

語氣詞，本來是謂詞，擔當謂語的角色。由於產生的時代較晚，虛化過程較慢，好像仍保留較多實詞的性質，陳述功能並沒有丟失，甚至讓我們仍感受到有一點“半實半虛”的感覺，或許仍處於從實詞到虛詞的發展階段中。多音節語氣詞的發展過程，正好給我們提供很好的旁證，支持語氣詞本來具備謂語功能的說法，“小句+語氣詞”的格局就是主謂結構。

4. 主謂結構與詞序

既然漢語是中心語居前的語言，為什麼作為中心語的語氣詞卻出現在句末呢？根據上述的討論，我們認為語氣詞之所以出現在句末，構成“小句+語氣詞”的格局，是由於語氣詞具有謂語的功能，作用是陳述前面的小句，形成主謂結構。從歷時的角度來考慮，大多數的語氣詞都來自謂詞，擔當謂語的角色；即使來自體詞的“呢”，也具有謂語的功能，分析為名詞謂語。無論是單音節還是多音節語氣詞，都可以分析為“虛化的謂語”，反映了由實變虛的事實。按照形式的考慮，主謂結構要求主語在前，謂語在後。例如，(18)的“好(了)”是實詞做謂語，(19)的“好了”是語氣詞，屬於虛化的謂語。無論是實是虛，詞序都是一樣：謂語在主語之後。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實詞謂語位於小句的核心，虛化的謂語遠離核心。(20)的“謂語₁”是實詞，先跟主語組成第一層的主謂結構（如(19)的“去”）；“謂語₂”是虛化的謂語，以前面的主謂結構作為主語，組成第二層的主謂結構（如(19)的“好了”）。

(18) 他好了。

(19) 他去好了。

(20) [[主語 謂語₁] 謂語₂]

漢語語氣詞排列有序，例如(21)的“來著”在“呢”之前，(22)的“哪嘛”可拆為“呢+嚟+啊”（胡明揚 1987），呈現疊加的現象。語氣詞的排序大致可總結如(23)（鄧思穎 2010: 161），並可推導出“時間類（了、來著）>焦點類（呢）>程度類（吧、嗎、嚟）>感情類（啊、欸、嘔）”這樣的詞序。除了感情類語氣詞外（在下一節詳談），時間類、焦點類和程度類的語氣詞都是謂語，在句法結構裏一層一層疊上去，形成如(24)的層階結構。圖中的“謂語₁”是實詞，處於核心部分（如(21)的“玩”），“謂語₂”到“謂語₄”都是虛化的謂語，位處句子的“邊緣”層次。“謂語₂”是時間類語氣詞，陳述“主語+謂語₁”這部分；“謂語₃”是焦點類語氣詞，陳述“主語+謂語₁+謂語₂”；“謂語₄”是程度類語氣詞，陳述“主語+謂語₁+謂語₂+謂語₃”。

- (21) 昨天我還同她一起玩來著呢。(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
 (22) 他在那兒蹲著哪嘛!(胡明揚 1987: 77)
 (23) 時間>焦點>程度>感情
 (24) [[[[[主語 謂語₁] 謂語₂] 謂語₃] 謂語₄] ……

從“三域”的角度來考慮(沈家煊 2003, 肖治野、沈家煊 2009 等), 越靠近核心的謂語越容易表示行域, 越遠離核心的謂語則跟知域或言域的關係越密切(鄧思穎 2013)。按照這樣分析, 漢語的句法結構相當嚴謹, 從核心部分到“邊緣”層次, 每一層都由主謂結構做主語, 循環套置。語氣詞表面上的句末疊加現象, 其實是由主謂結構套置而成。至於套置的方式, 跟“三域”的分布也有關係, 形式和意義緊扣起來。⁵

5. 非謂語氣詞

除了具備謂語功能的語氣詞外, 漢語還有一些跟謂語無關的語氣詞(以下簡稱“非謂語氣詞”)。雖然非謂語氣詞不能跟前面的成分組成主謂結構, 卻呈現一些特別的現象。例如“啊”, 其中一個來源是來自(25)的“後”(太田辰夫 1987, 江藍生 2002)。“後”是體詞, 表示前後, 虛化後表示語氣間歇(蔣紹愚 1994, 孫錫信 1999)。“後”在(25)的用例, 表示“之後”, 跟謂語無關。我們假設用作“話題標記”(topic marker)的“啊”(如(26))(Li and Thompson 1981), 就是繼承了“後”的間歇功能, 而不具備謂語的性質。⁶

- (25) 更得今宵開霽後, 九衢車馬未妨行。(韓偓詩)
 (26) 那只狗啊, 我已經看過了。

“嘔”單獨作為語氣詞, 來源暫時不清楚, 跟其他語氣詞合音後, 形成所謂“ou”系語氣詞(如“嘍、呦”等), 應在清代產生(孫錫信 1999: 183)。至於“欸”所代表的所謂“e”系語氣詞, 來源未明, 產生時代也應該較晚(孫錫

⁵ 文獻一向認為粵語的語氣詞和後置成分特別豐富。就我們初步的觀察, 粵語大多數的語氣詞和後置成分都來自謂詞, 甚至能跟前置的副詞組成“框式結構”(鄧思穎 2006, 2015 等), 並且按照“三域”的分布構成嚴謹的句法結構(劉丹青 2008, 鄧思穎 2013)。

⁶ 徐烈炯、劉丹青(2007)認為不能把話題標記分析為語氣詞, 並建議把話題標記稱為“提頓詞”。話題標記也可能來自“呵”, 詳見江藍生(2002)。

信 1999: 184)。我們假設這些來源未明的語氣詞本來就是表示語氣的虛詞，表達感情的聲音，而非從實詞演變過來，屬於非謂語氣詞，跟謂語無關。它們既可出現在句末，成為語氣詞，又可以出現在句首，成為嘆詞，在詞序上好像有一定的靈活性，例如(27)的語氣詞“嘸”、(28)的嘆詞“嘸”。這種靈活性，也適用於剛才提到的非謂語氣詞“啊”。這種由元音組成的詞，好像能身兼語氣詞和嘆詞，胡明揚(1987: 76)認為“在事實上，有時候是很難分清的，如‘啊’ a，既是語氣助詞，又是嘆詞，語氣意義基本相同，類似的還有‘嘸’ ou等”。我們相信，這些由元音組成的非謂語氣詞，跟小句並不構成主謂結構，因此在詞序上有一定的靈活性，可在小句之前(嘆詞)，又可在小句之後(語氣詞)。⁷由此看來，非謂語氣詞的性質較為特殊，應跟具謂語功能的“典型”語氣詞有異。⁸

(27) 這可怎麼好嘸！(胡明揚 1987: 93)

(28) 嘸，是這樣的！(胡明揚 1987: 103)

有些非謂語氣詞，雖然詞序上沒有靈活性，但粘附在小句後，欠缺作為根句(root clause)的能力，例如雙音節的“的話”。“話”是名詞，前面的小句可分析為定語，“小句+的話”所組成的格局是偏正結構，而非主謂結構。跟其他多音節語氣詞不一樣，“小句+的話”只能做複句的分句，不能做根句，例如(29)的“你有事的話”不能獨用。事實上，“的話”可以分析為話題標記(Gasde and Paul 1996, 徐烈炯、劉丹青 2007)，地位跟非謂語氣詞“啊”相同，只用作話題標記，不構成主謂結構，欠缺形成根句的能力。

(29) 你有事的話，就不要來了。(《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

總而言之，出現在句末的語氣詞具備謂語功能，滿足主謂結構的要求，並有條件形成根句。至於非謂語氣詞，特徵不一，詞序上或有一定的靈活性，或欠缺形成根句的能力。

⁷ 假若嘆詞是“代句詞”(劉丹青 2011)，不光包含了謂語，甚至應包含主謂結構，表示完整的命題。這是嘆詞和語氣詞最大的差別。

⁸ 從句法學的角度考慮，具謂語功能的語氣詞和非謂語氣詞跟前面的小句都可組成一個“概化”的聯合結構，由一個無聲的連詞連繫著(Tang 2015)。主謂結構和聯合結構都應由相同的句法結構所產生(鄧思穎 2010)。

6. 結語

根據本文的論述，大多數的語氣詞都來源自謂詞，具備謂語的功能。無論是單音節還是多音節的語氣詞，都可以跟前面的小句形成主謂關係，以小句作為主語，構成了主謂結構。主謂結構要求主語在前，謂語在後。因此，呈現了語氣詞的句末現象。主謂結構可以做主語，循環套置。語氣詞表面上的句末疊加現象，其實是由主謂結構套置而成。至於非謂語氣詞，特徵不一，或有一定的靈活性，或欠缺形成根句的能力。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典型”的語氣詞和非謂語氣詞區分開來。“典型”的語氣詞是謂語，跟小句構成主謂結構。這種主謂結構循環套置的結果，使得漢語成為一個語氣詞豐富的語言，並能呈現疊加的現象。我們期望本文的分析能推衍到漢語方言和其他人類語言，得到驗證，從而發現更多的新問題，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鳴謝

本文部分內容曾在“第二十一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年會”（台灣師範大學 2013 年 6 月）、“漢語句末助詞的歷史與現狀學術研討會”（香港理工大學 2013 年 9 月）、“第七屆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華中師範大學 2013 年 10 月）、“第二屆中國句法語義（青年）論壇”（解放軍外國語學院 2013 年 10 月）、“第七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陝西師範大學 2014 年 9 月）、“第三屆中國句法語義論壇”（湘潭大學 2014 年 10 月）、“第十八次現代漢語語法學術討論會”（澳門大學 2014 年 10 月）、“第十屆形式句法學與語意學研討會”（金門大學 2014 年 11 月）、“第五屆南粵論壇”（香港中文大學 2014 年 12 月）宣讀，還有在下列大學舉行的專題講座報告過：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2015 年 5 月）、華東師範大學（2015 年 6 月）。感謝與會者的提問和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曹廣順。1995。《近代漢語助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前瑞。2008。《漢語體貌研究的類型學視野》。北京：商務印書館。
- 鄧思穎。2006。粵語框式虛詞結構的句法理論。《漢語學報》第 2 期，頁 16-25。
- 鄧思穎。2010。《形式漢語句法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鄧思穎。2013。再談“了₂”的行、知、言三域——以粵語為例。《中國語文》第 3 期，頁 195-199。
- 鄧思穎。2015。《粵語語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
- 丁聲樹等。1961。《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馮春田。2000。《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胡明揚。1987。《北京話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
- 江藍生。1986。疑問語氣詞“呢”的來源。《語文研究》第 2 期，頁 17-26。

- 江藍生。2002。時間詞“時”和“後”的語法化。《中國語文》第4期，頁291-301。
- 蔣紹愚。1994。《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思旭。2011。試論雙音節化在語法化中雙重作用的句法位置。《世界漢語教學》第2期，頁193-206。
- 劉丹青。2008。粵語“先”、“添”虛實兩用的跨域投射解釋。發表於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城市大學。
- 劉丹青。2011。嘆詞的本質——代句詞。《世界漢語教學》第2期，頁147-158。
- 呂叔湘。1984。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收錄於呂叔湘著：《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58-72。
- 呂叔湘主編。1984。《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彭伶俐。2005。“好了”的詞化、分化和虛化。《語言科學》第3期，頁74-80。
- 沈家煊。2003。複句三域“行、知、言”。《中國語文》第3期，頁195-204。
- 孫錫信。1999。《近代漢語語氣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 太田辰夫。1987。《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湯廷池。1989。《漢語詞法句法續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王力。1980。《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肖治野、沈家煊。2009。“了”的行、知、言三域。《中國語文》第6期，頁518-527。
- 徐烈炯、劉丹青。2007。《話題的結構與功能》（增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張斌主編。2010。《現代漢語描寫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左思民。2009。普通話基本語氣詞的主要特點。收錄於程工、劉丹青主編：《漢語的形式與功能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頁357-372。
- Cheng, Lisa Lai-shen. (鄭禮珊).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Gasde, Horst-Dieter, and Waltraud Paul. 1996. Functional categories, topic prominence, and complex sent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34(2): 263-294.
- Huang, C.-T. James (黃正德).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Kayne, Richard S.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ee, Thomas Hun-tak (李行德). 1986. 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Li, Charles N. (李納),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11. A parametric approach to NP ellipsis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2): 107-115.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15. A generalized syntactic schema for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hinese. *Lingua Sinica* 1: 3.

Predicative Function of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hinese

Sze-Wing T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Most of the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hinese were diachronically derived from verbal elements and can function as predicates predicated of the preceding clause. The word order of “subject – predicate” is required by the syntax of predication and hence utterance particles are sentence-final. Non-predicative utterance particles are heterogeneous, in a way that may have some flexibility in word order or may lack the ability to form root clauses. Grammatical properties of utterance particle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y examining their predicative function.

Keywords

utterance particles, predic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nesting, word order